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



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  
 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  
 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  
 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頤子空名者各百  
 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送之 丁巳命翰林  
 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  
 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  
 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貼  
 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公以為常至永隆二年  
 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  
 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



贊試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  
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  
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  
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  
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攷官以所試分故  
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爾  
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  
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  
元昊及聚兵西鄙並遣入中窬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  
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窬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  
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  
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猶商賈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  
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為鹽二百二十

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  
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  
祕閣校理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權  
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  
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  
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  
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  
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  
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院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  
上悅令中書檢 真宗用种放故事召夷簡言士大夫有口  
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  
官簡夫孝先子也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  
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籌假令克獲



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擇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其以開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詔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尖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紀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沒為賊境隔延慶兵

馬之援為蕃漢交易之市茲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為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曰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為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葉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類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我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盧泉今屬賊界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城藏之族若進兵據胡盧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互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從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



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化變之生出於不測  
臣所謂攻互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互圖其久而民力不匱  
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  
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觀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掠臣  
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  
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  
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  
敢動寇至愈感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美不可不為之  
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  
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  
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  
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  
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問

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  
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  
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  
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  
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  
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  
也詔陝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 辛未以大相國寺  
新修 太宗御書殿為寶奎殿摹 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  
飛白題之命宰臣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棍密使晏殊撰  
御飛白書記 秦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  
差初知州韓琦以為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  
城而居無所捍禦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  
起役至是成之 二月丁丑召樞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



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 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厲羌之有  
功者從之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  
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言契丹潛與是賊相結將  
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  
詔劉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藁  
秦在王果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節  
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  
為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入之道或有未至天省試有三長  
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  
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後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  
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  
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

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  
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材二短也考校不過  
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  
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  
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賦奏副之端門亦未聞  
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  
慮恩歸有司則互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  
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  
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為 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  
未詔復殿試如舊 知延州龐籍言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  
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  
力出兵之議臣竊唯虜衆之舉費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  
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剽劫若



諸城寨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齊無久  
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  
全禦戎之禮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  
靖出師踞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  
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等  
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  
陳守用土軍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  
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  
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謀之以俟其弊且西羌  
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黠集人多失業  
每入寇邊即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  
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心  
危勢動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

隅但深思極慮體有大於此者矣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  
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  
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  
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  
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  
瑀銀絹各五十兩是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  
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迂及是瑀又言上即  
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大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  
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  
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  
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  
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  
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絀瑀而命著作佐郎崇又



院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  
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人恠其速叩  
問首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  
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坐席  
于都堂前諸生皆閣筆從之天聖未考中第一或曰師民乃  
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生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  
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  
學問精博與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  
文行乞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  
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  
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  
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遂師民遂代其任已  
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

北朝今北使過境恐訝其官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  
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  
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  
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整之為遂成真  
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啟之  
何以為政如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織邪  
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泛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  
臣整尋徙它官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  
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  
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  
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勇  
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寢廢矣  
詔始下人情訕 河北轉運使李昭述棄疾置日行數舍開



諭父老衆始安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為  
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後苗後知青  
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 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  
而不誅今不足辱命 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拊  
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三月乙丑御崇政殿賜  
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三十二人出身七十  
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  
啓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  
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賜其家  
錢五萬米交各五十斛絹五十疋 賜物在四年  
二月令并書 丙寅賜諸  
利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  
六十四人罔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中書言三司每歲  
買紅花紫州各十萬斤民不能供給 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

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  
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  
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 大宋皇帝粵自  
世修歡契時邊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丹紀一家之美蓋  
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  
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  
廟社不延至於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救境繼為善鄰  
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  
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  
并內外諸軍祿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  
前後諸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  
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  
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通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



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閩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昭深達悃悃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固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閩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趨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答英等

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送之不以送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其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初虜王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昏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遂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胡曆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是春范



仲淹巡邊至環州屬羌陰連虜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出衡知環州以鎮拊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不可注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授虜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不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士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被荆棘立青澗

城者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淚下矣夏四月戊寅命樞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樞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此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尉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



三兩負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問陳商量必以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負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則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乘邊事之問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自病國川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歛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而可以

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閣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况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崩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及覆理有回緣元是賜姓稱蕃稟朔受祿急謀狂僭倣擾遠陲曷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積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軫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臨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訛於忌器復云營葉隄



據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  
繕防豈蘊精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蓋邊臣  
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徹戍兵一皆示於  
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與請地之言殊  
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  
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推聰達應均  
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  
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 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一時  
莫知所答拱辰獨請問曰河東之叛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  
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人兵以援賊 太宗怒其及  
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 上喜曰事本末  
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  
謂賈昌朝曰南朝塘灤何為者我一葦可航投筆可平不然

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  
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  
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深  
然之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世衡言光  
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  
授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間野利旺榮兄弟  
矣嵩趨勇善騎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為僧世衡知其可用  
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美嵩取酒靡所不為世衡遇之  
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盪族帳及將  
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  
實告和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  
真可也遂遣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  
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露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



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  
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語  
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省諸費其文武官  
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是日降  
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  
金明承平寨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幾盡籍既  
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  
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  
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  
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敢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  
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足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  
柳谷彫窠虞兒原安寨十一堡 及開畝名平戎道通永和  
烏仁關又更四陣法頗損益兵器 云元昊之據承平寨諸

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科世衡請齋三日糧直擣賊穴文  
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閉道掩其不意世  
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  
幾賊復略土埵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  
以功遷右驎使軍還屯永平寨又築柵於葱梅官道谷以  
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廳子部  
西濟大里河屠扎萬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  
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安定之沒謀報賊  
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輒城黑水以  
待諸將俾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臣也即  
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  
獨美不當辭雖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仗之建中河南人也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



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謝曰明天子在上帝當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 丙申右正言田况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贊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机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贊在瀛州劉奐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追於用

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况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禮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犬羊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机所懸乞賜裁察因田况論楊崇勳等附見崇勳等五月未皆移改秋 已亥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



知渭州王汾為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為廊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為汾州觀察使辛丑樞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年踰七十衰老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二

慶曆二年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為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為秘書監詔乃者以河北河東弓手為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路游冗之人皆願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勅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賦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千人亢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疋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



便驍將張岳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元以萬勝軍皆京師  
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更不能戰遇賊必走賊自曰東軍素  
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悞賊果趣東軍而值虎  
翼率搏戰良父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  
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元後奏今所通特往來  
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  
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  
元高陽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 帝愛  
甚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  
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父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  
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  
而城具甚駭愕 先是張方平言仗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  
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

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  
惟事得其樽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  
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  
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恐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  
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  
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詳下侵卒之蠹  
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  
煩過於姓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 先帝之世及陛下  
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  
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廣富  
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 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  
故則將率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間之孰不鼓舞以稱



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年通敏  
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  
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  
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  
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方平既受  
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  
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益陛下身先勤儉  
為生靈計大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禮不順由上以  
率下則於名為王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  
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  
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  
秉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己之私与則喜奪則怒  
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

副天心 壬子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

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

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

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

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

使張茂實為回諭契丹國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

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 甲寅詔三館臣僚

上封事及聽請對 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為五月集

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

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

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

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



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  
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汨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  
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  
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  
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  
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  
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  
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  
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  
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  
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于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  
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

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  
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  
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  
能南取荆楚收偽唐而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  
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  
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  
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  
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貴功實此弊因循於上  
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  
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  
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  
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



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  
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  
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  
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  
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  
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  
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  
唯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  
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  
無將欲贍軍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  
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  
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  
所惑權不得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

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  
所為何憚而又不知為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  
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  
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  
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  
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  
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  
久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  
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  
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  
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  
所懼雖有人不用可矣臣嘗聞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  
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



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數教、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練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

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設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諸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計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計取



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二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

于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爾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瘞鐘破璉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凡為國生事澶卒凡生事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旧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鑿其



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連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

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刻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刻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經伐交之策也吳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



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  
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師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  
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  
密詔四路之師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  
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  
廷編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物治萬幾之大既不  
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  
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主班之職但掌文簿差  
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  
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  
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  
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

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而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  
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賊濫者各舉貪濁之人  
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  
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  
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  
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  
糾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訢者乃能黜之矣夫能舞  
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  
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  
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  
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取者千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  
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  
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互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



願陛下明賞罰貴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  
皆自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  
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  
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遲疑寬  
緩之時唯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為按察之官  
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位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歷州鈐轄而  
與路分鈐轄以官叙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  
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今後殿見  
辭謝及放正衙並繁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  
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免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  
復平章事免乞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  
接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詔正衙除假故外若事

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繁臨時特旨者位為節制  
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  
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惟異數  
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今國家外捍  
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  
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 戊午建大  
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  
飭行宮增置倉教營舍並給賞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  
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  
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  
長虜勢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尔未足  
侍也城洛陽既弗及清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



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  
備宜在河北平建北京識者避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  
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  
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此京其  
可及乎此未可一也人承平已久又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  
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  
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僅  
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逼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  
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 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城戚里之  
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  
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火憂  
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  
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

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  
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  
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  
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  
者隋煬帝盤游淮甸達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  
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有德宗欲幸益部李  
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  
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近重兵則姦雄奮飛禍  
亂四起臣聞天有几閭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  
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  
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  
鑿與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



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次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不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少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脩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者

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此之奉春之僭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多同當考戎情詭譎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無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先功名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誇膽



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季布叱曰噲可斬也管仲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  
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橫行是面謾也今  
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  
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  
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過  
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倉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  
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  
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  
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乎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  
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宄竊發為亂陛下之  
心能安于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鑿輿未出寇逼澶洲聲  
言向關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借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

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  
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翰之敗  
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  
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  
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  
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  
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  
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繼足以伐其  
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  
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  
禡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  
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此京之從方請修京  
淹為先請檢仲淹集所載劉子則別志誤也蓋綠仲淹請修京  
夷簡以城洛陽為子囊城部之計亦誤也



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邳類今畧加刑潤使不相抵格本傳  
又深誤以囊瓦為子囊今亦改正識者避之別志本語然仲淹  
可忽今具列于後要不已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  
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  
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桑遠始號令之版築畢  
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城覺以騎三萬乘戰  
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  
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龐籍復為龍圖  
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  
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  
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  
增厚祿辭其切至表二上乃從之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

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為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  
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  
俗吏能之何必我哉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  
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  
斥以助縣官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  
入朝奏事命為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  
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放徙  
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覲  
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  
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造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  
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御覲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  
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  
寓居逆旅及民間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敏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送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譁耳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譁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次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蕭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贊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謀者報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間處便坐有

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為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荅費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志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則金鏤金間金感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枵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



金然金為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六月甲戌  
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  
樞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  
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米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  
勿拘此令 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  
癸未資政殿學士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為給事中知并  
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漑  
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檢清軍以疏導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  
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  
數萬闕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三司減省  
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  
押班毋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寮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  
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

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廼賜之詔中書樞密院荆  
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  
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  
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  
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象州防禦使  
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乙未河東都轉  
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  
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  
紆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  
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  
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  
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  
失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



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  
已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  
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  
百損百二十皆著為式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  
國節度使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  
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况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  
就第不許尋從者判陳州又徙壽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三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三

慶曆二年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  
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右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  
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  
自古所患今朝綱四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  
之志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  
今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之可使之入臣請於  
外擇人陛下又以為疆事未寧邊臣無功豈遽召而困之審  
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則臣  
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  
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  
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



嘗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幸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而必行之不報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工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幼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杵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惠夷簡知之乃休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上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望諫官夷簡尋以他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云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

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廣東轉運司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殺羅文等六十二人皆留之詔梟鄰等七人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



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  
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  
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  
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  
非國計也虜生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來助  
於北宋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使小工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叛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  
卒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  
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  
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  
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帝曰大德曰下至此

並據神宗實錄朱本蓋朱本用蘇軾所作神道碑墨本  
無之純何故不載此也弼按奉使語必有別錄弼前奉使未  
見別錄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錄當考求之弼曰  
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  
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  
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  
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蕃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  
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  
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  
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  
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為  
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



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  
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  
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  
耻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  
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  
不與昭聖閉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  
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  
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  
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媿天地  
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  
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  
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

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  
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已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  
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  
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論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  
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爾弼曰  
結昏易以生釁况夫婦情好難以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  
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  
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  
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  
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昏之  
意緩且諭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矣卿  
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



是呂夷簡傳 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  
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  
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澶淀  
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  
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  
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  
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  
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  
上欲知虜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使殿此據  
傳增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  
北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叩閣門  
求對閣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  
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

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設爾當改正弼語益  
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姦邪  
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  
乃行 八月丁卯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  
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  
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策試武舉人 戊子出內藏庫緡  
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推圮請更親之  
上令創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  
宮館驛廨舍亦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為  
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  
府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  
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  
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



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錢  
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  
利交子卒不廢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  
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  
判名大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復以為言夷簡亦不敢  
當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  
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擘劃以聞知諫  
院張方平言臣近目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  
今雖峻行裁節精加鳩聚若會所得美充諸費是猶益之以  
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  
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材蓄用  
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  
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

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要  
今方北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  
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  
與此相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浚金龍館  
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問所以然者  
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帛金增  
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  
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考穆馬保忠  
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  
王不相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  
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迺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  
况南朝為元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  
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



維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  
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  
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  
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  
與寡人如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延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  
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  
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  
納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  
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  
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  
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  
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安有爭執  
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為國之事豈

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  
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  
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  
六符賫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  
國納疑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  
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敘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  
即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  
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然朝廷竟送晏  
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  
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  
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  
第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采書云謹按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兵導



成納度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洵壕全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荅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納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子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襪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送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

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澹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遂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數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今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義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而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



為無窮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三十萬曰勒碑紀功擢劉六符  
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閏九月辛未朔詔以建北京  
以備巡幸其供擬之物宜令有司辨置毋或擾民庚辰復  
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  
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教論事侵之及  
堂吏以偽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  
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  
曰孝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  
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  
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女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  
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  
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語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  
數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  
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於秦隋矣至  
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  
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  
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  
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感事變而塞亂源也陛下延訪  
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  
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賊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  
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謹之在陛  
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



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誑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貴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

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故也臣所論三事皆人所共知近臣逆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守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知諫



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沿邊急奏  
繼來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  
事宜如聞謝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勅使從而告論向  
若戎羯遂至衝突鑿輿或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  
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為國理亂之形四夷  
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不行朝廷政令不舉亂危之  
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寬威不克愛朝廷  
命令邊臣易於違戾邊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恣慢之  
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  
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  
樞密副使正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  
職皆直學士官即負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搃戎厚其祿使  
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誥命已頒章奏查至妄生意見

過為猜嫌就或強拜乃懷大嫌甚焉者至欲繫獄情罪當之  
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患禍  
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  
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案震懾奔走則天  
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  
之揣、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  
激大義外平夷狄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聞國有急觀  
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夫願望倣  
效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所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  
慮若中使回奏其諸殆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  
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街勒以正國之紀  
縵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亮察方平所言袖換陝西兵  
實錄要不可不書但不知何時今附閏九月癸未罷北京俱  
頃前更埃考詳其劾四師恣慢疑方平實呂夷簡黨人私作



好惡類神宗非聽也不然豈不壞國事乎故具載之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  
司供頓調度悉罷朔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  
宮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為方事邊又欲  
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維明數有論奏上遣侍御史魚  
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闕命琳獨主其事癸巳涇原副都部  
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言入寇是月  
辛未朔王公命懷敏將兵禦之已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  
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  
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  
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  
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  
給芻秣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  
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

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  
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璘等  
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  
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  
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眾數倍銳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  
宜依馬欄城布棚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  
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  
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連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  
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  
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  
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謀言賊已屯  
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三千  
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奎知和定川寨主郭給又報已拔



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將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逼軍環圍之人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闕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徧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徧江川葉燹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失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聞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衆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譁曰爾得非部署廳上懸陣圖者邪尔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齋蔬召却送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

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為先鋒劉賀許思純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為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郊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轡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甯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驟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砦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範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疋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



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送政胡恩領軍三千保蓮花堡韓質部從政胡恩未詳官職十二月己丑當考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庠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高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廊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沿邊安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三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之四

慶曆二年冬十月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李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幣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此據弼者果何人也據魏泰雜錄則王拱辰蓋嘗毀弼於上前然考已酉廊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貴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廊延都監西上閣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閣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



也後三日信及青各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  
副使實錄在卒亥百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瑋堡一官表在壬子今附此  
出彭陽城入攻渭州曹懷敏援劉瑋戰崆峒北敗沒賊踰平涼至潘原秦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迥逗留不進秦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為眾寡不敵欲退守彭陽秦不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接秦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秦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餘級先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將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刺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瑋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令趣范中淹麾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乃十一月一日

狄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維於應副詔琦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浸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殊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眾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棟刺土兵自



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送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命既下朝廷後檢會前奏令勿給琦復奏棟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顧無敢發明者慮坐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千萬戶之怨捐驅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罷豈不敢怨益深敬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不亦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 庚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 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為指揮三千一刺保捷附見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簡強壯兵抄民丁淫手背為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

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蕃訓練上蕃給俸廩犯罪斷比廂軍下蕃比強壯此據本志曰陝西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公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略安撫公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廊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大夫 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開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據之知賊已出塞乃還 帝始間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 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秦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



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恩亂首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 衛州防禦使知澶州郭承祐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嘗有中使過澶州遽延入問管軍缺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承祐起挽強自銜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壽寧郡王氏為河內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恩州刺史曹英為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為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為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承制閤門祇候王保為左衛將軍賀州刺

史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文為左龍武軍將軍涇州刺史環慶都監內殿崇班劉賀為右龍武軍將軍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為在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內殿崇班張貴為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內殿崇班趙璘為右龍武將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為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瓦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祇候許思純為左屯衛將軍潮州刺史龍干城弓箒手巡檢右侍禁姚奭為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祇候李良臣為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監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為右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斌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為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李即中四年九月復見慶



曆五年三月韓琦疏言李良臣自虜來歸蓋良臣  
此日實不死也據起珣傳珣亦不死後沒于虜中 甲寅以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洛苑  
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  
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 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  
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  
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彥  
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  
邊招討使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徽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公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  
中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公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  
敏趨鎮戎公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寇至發  
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公  
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公子豫謂懷敏

非將才請公奏易之公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  
上疏言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  
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 太祖所命將帥率  
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  
成美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  
弟飾厨傳沾名譽不由勲効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遇利  
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邊鄙無事  
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眾士不素練固  
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  
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仕軍職  
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  
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無數  
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



勲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  
陳救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甲取將帥  
古帝王以恩威取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取士卒於外故軍  
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  
皇帝着煖帽被貂裘御講武殿纒帷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  
不能御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  
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  
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敕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  
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  
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  
當得也蓋向來錫與金帛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持出非常然  
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  
之屬軍政必相久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

下戾雖有王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  
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効爵賞威刑皆得便宜送事偏  
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推賦稅府庫之物皆  
得而用之如太祖監方鎮遇盛雖賸削武臣之權然邊將  
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  
必誅此所謂取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疆壯  
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  
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  
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東  
河北疆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  
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  
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  
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刺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



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戒屯戍而省供餽  
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  
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  
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繒綵者則笞責之  
異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墮  
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椎  
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部署鈐轄宜於其  
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受之又今之兵器多詭狀造之不  
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  
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  
曰失一隊長則新一隊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  
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  
昊而二虜合從以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

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  
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繇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  
阻獨特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  
入之數總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  
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吳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  
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朔斯明珠滅  
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  
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於諸國  
矣勢憾則為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  
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  
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華方比為強虜脇從而塞上諸州  
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  
諸路沿邊知州軍管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



則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吐康可為吾藩離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現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瑤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溥譙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完推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牙爪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現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遺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陰易之科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現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

自效乎願鑒藝祖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現候而坐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土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隣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及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面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郭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



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十一月壬申詔閣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絕下既許丹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皆在東升契丹使坐自此始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瀛州張元為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

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酌之因厚撫



其擊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吳侵鞏邊鄙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後人猶勇鬪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吳雖曰小羗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實者秦州爾賊所以盤亘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吳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嵬族為賊所侵漸已低折一

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精擇材勇以為關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遙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爾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壠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駁雜羌志在掠奪則吾



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開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蓋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推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李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要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

弟子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復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李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放召用之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為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珪吳從周並為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却送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常敗淵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質胡恩此三人官職名姓孟援質恩獨不責降苗湛與向進俱不赴援湛獨免責降當考辛卯詔新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句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先是衙吏輸水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糶以勸



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戡治之頗嚴甚至黜竄  
法外人比日傷息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克臣言  
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  
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  
城越長城壕越走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  
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為險固舊有版橋為賊毀去斷官  
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壅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  
覺知者而懷敏素強慢其屬諫正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  
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于  
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救邊臣自  
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駟士旅以陷敗机也 壬寅詔兩制舉  
文武官各一員為武學教授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

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  
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  
稱也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 上憂之手詔拜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  
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瘳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  
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  
寸一日見 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謠言呂相失儀漢州人  
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為相久非不詳審者今  
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止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  
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戶三百七十六萬四千  
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元昊之  
貴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偽號大主親信用事



邊臣多以謀間之劉浪凌即旺榮也始旺榮荅范仲淹書求和語猶慢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為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困思納款遂冷知保安軍劉極為書賂蕃部破丑使達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僅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丹之而涇原路王公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凌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請降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此為間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甚寵又為蠟書遣王嵩遺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凌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牢中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

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文貴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為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衡已去青澗城籍不信其言意虜欲疑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敗葛懷敏于定川朝廷益厭兵會契丹使者來亦言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懼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臣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為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劔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



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  
取快也汝婦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  
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  
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  
受賜籍乃辱贖遣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  
語大喜亟出嵩於寗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餘文貴復持  
剛浪凌及其弟旺令寇名環臥譽諫等書抵籍議和且言如  
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  
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為太尉籍言  
太尉天子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  
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比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  
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款仍其僭號而  
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

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虜  
猝犯之敗其功故數與其使往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  
絕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慶曆三年春正月庚午朔封皇第三子為鄂王武昌節度使  
同平章事仍賜名曦生南三歲病既章詔學士蘇紳就宰相  
第草制未及宣也 辛未曦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悼懿 涇  
原安撫使王克臣言至陝西見廊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  
易以守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我虜之衝漢武時匈  
奴入寇燒回中宮唐則吐蕃回統再至便橋渭水皆由此路  
蓋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汾以來略無險阻  
雖有城寨多居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  
宿重兵守之今賊吳蓋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數年凡由  
此三入寇今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  
机然頻經敗沒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雖兵馬新集未全訓練



將佐又多選懦觀其事形固未可攻取在於守禦之其益不  
及前願覆視往迹深監近弊選三路曾經戰鬪將佐三五負  
反以見戍新兵換舊人五七指揮於本路相兼訓習僅一路  
事力寧實則賊雖欲長驅入寇必生顧慮之心臣略論一略  
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凡  
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上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  
定川劉璠等寨與石門前後峽連接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  
馬奔衝之路內三川地勢據險可以保守定川劉璠二寨新  
經修築而定川城壁不甚完今再須增葺及添兵馬糧草之  
備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謂昨  
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鎮戎軍西北  
兩路更無堡郭賊馬可以直趨城下弓箭手亦無依援所給  
田土難以耕作其東路沿邊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城四寨

與原州平安開邊等寨相接近亦為賊馬所擾恐近界明珠  
滅滅等族更為應援此四寨亦當如三川等常須擇人備兵  
以防入寇其東南至渭州瓦亭寨有師子欄馬平泉三堡師  
子堡雖城壁隨頽其間甚有居民昨欄馬為賊攻破城門劫  
蕩人戶柵壘多已平毀惟山城倉州場僅存平泉亦嘗經賊  
火城中之人益十去八九此三處俟春益當營築為涇渭之  
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堠鎮戎遂為  
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  
外內則為渭州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  
內籠竿城蕃漢交易市邑富庶全勝近邊州郡賊久有窺伺  
之意蓋距賊界則路甚平易去內地則有山川之阻萬一為  
賊先據其要以兵扼鎮戎軍三川南谷并推沙木峽一帶路  
口則鎮戎軍渭州難以出兵應援四寨為賊攻脅力不能支



則人心自潰臣已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  
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  
又瓦亭寨其西則居鎮戎大砦其東則歷彈箏峽嵩店安國  
鎮至渭州其東南控六盤來路其南去制勝關萬歲寨一十  
里與儀州相接自唐以來皆宿重兵為控制之地當四路走  
集最為衝會宜常置一將軍馬以捍其奔軼又州之北東有  
小蘆新寨耀武鎮至潘原近亦為賊騎所掠全無備禦之具  
並須增葺之其三原州東南田羅交驛至涇州九十里又西  
北由開邊平安彭陽城東山等寨至鎮戎軍一百八十里其  
西有柳泉鎮路通佛空平細腰城至環州定邊寨與明珠滅  
滅及環州蘇州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  
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釋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為  
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為賊用則庶幾少減涇原之患其四

儀州地控山險制勝關四五里有流江口東二十里至白巖  
河南有細巷口又有安化峽一帶上隔隴山並通水洛城生  
戶八王等族即唐吐蕃出入之路今逐處隘口雖有小寨柵  
控扼然亦備禦未至近亦屢有生戶入寇又自黃石池弓門  
床穰長山寨至秦州止二百餘里由赤城鎮至隴州不及百  
里或秦隴有急則地界為最近若賊馬引大眾旁縱侵掠則  
儀州軍馬少將佐未得人禦捍之計甚可憂也又州城低薄  
才周四里有餘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至瓦  
亭南趨制勝關或緣隴山假道水洛城或由秦隴州直趨州  
界皆能入寇至時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  
其五涇州雖為次邊然緣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  
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蟲前後嶮其東北接原州彭陽縣及本  
州長武寨俱有徑路與明珠滅滅等族相通此實近裏控扼



之會其張村直八州路宜營作閘柵或斷為長塹以遏奔衝  
朝廷近差韓琦范仲淹於此開置帥府亦足以建威厭敵也  
臣今來所請增葺要害城寨若無丁夫可役處許以省錢給  
帶甲兵士令番築之仍量添守兵積蓄糧草繕完器械如西  
賊大段點集其沿邊屬戶各有骨肉在賊界居住宜多與金  
帛探候預令蕃漢人戶入保近裏城寨一則兵少處得人共  
守二則免為驅虜致邊地空虛仍先密諭諸寨官負或遇團  
閉各令堅守本路將帥即未得出救兵慮為賊誘枉遭敗覆  
既未出兵則可於邊人及諸軍內召募驍勇敢死之人令伺  
隙夜撓賊營俟其潰動掩擊之其圍閉之時且令持重觀釐  
庶無速戰之禍議者或曰若爾則必有深入之患我師來出  
寇必大獲而去臣以謂昨定川之敗賊知近裏城寨空虛遂  
乘勝而入今若城寨並益屯兵馬示有禦備之具須防後虞

未敢有長驅之計縱其來攻則各堅壁以守之若散行剽虜  
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况已經畫諸路常置一將軍馬  
於近界上緩急應接賊果長驅而來則選勁兵伏截除隘又  
若有寬狹必不能方行而前首尾差遠難以相衝宜自取敗  
覆也其一路事形臣熟與邊臣計議謂當如此備預望下韓  
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  
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  
堯臣議也 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亦用王堯臣議也初  
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  
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眾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  
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  
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  
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



後必生事為朝廷患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  
歸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  
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  
削僭號始敢聞于朝於是文貴與從勗持元昊書至保安軍  
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男邦泥  
定國元卒即霄上書 父大宋皇帝從勗又言契丹使人至  
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  
寧知北朝與彼為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勗上  
書緣本國自有國禮無奉表體式其稱元卒蓋如古單于可  
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元卒見使人時離  
雲床問聖躬萬福而從勗亦自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  
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辭未正終不敢以聞從勗  
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

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虜自背叛以來雖居得勝然喪和  
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  
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  
及求勻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達  
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 丙申王堯臣又言唐隴右河西  
范陽安西四鎮嶺南五府節度兼領經略使咸平五年始以  
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  
涇原路及永興軍兵馬並受節度是歲又以鄧州觀察使錢  
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更不除人自陝西用兵夏  
守贇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始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  
使韓琦范仲淹止為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公知渭州張  
奎知慶州俱是學士侍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部署司事及  
夏竦陳執中既罷四路置帥逐路遂各帶都部署及經略安



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部署亦為副使今韓琦范仲淹龐  
籍既為陝西四路都部署必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管  
稟節制而諸路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  
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公  
邊安撫使副使之  
呂夷簡數求罷  
上優詔未許陝西轉  
運使孫沔上書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  
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  
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  
承風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多昏憒罷  
軟制勅之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  
而果罷利權反覆民力殫竭師老于邊夷狄爭長事至危而  
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  
用正人也往者  
章獻摠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白魯宗

道李迪薛奎蔡齊以正直迭居兩府曹修古李絃劉隨鞠詠  
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列于時斜封僥倖昏寺威福雖未悉  
去然十餘年間中外無大故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  
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  
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浸廢即歲罷免又以張士遜冠  
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墮國事戎狄漸起於邊陸卒伍竊發  
於輦轂舍轡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不愧羞尚得三師  
居第此益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  
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兼復思已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  
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  
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  
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  
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  
所請無不行有宗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天  
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纖邪而陛下不  
知者朋黨庇之也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公卿忻、日望和平  
者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  
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回病點、而去無  
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  
若薦賢材合公議雖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  
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非為腹背以姦  
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以諂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在  
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宗社計則必危為子孫

亦未可保終吉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  
陛下察之而已書聞 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夷簡謂人  
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 二  
月己亥朔詔吏部流內銓公邊州軍地臨爾界處自今毋得  
住進納人 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直學士右  
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  
賀從勗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臣等久分戎寄未議  
策勲上玷朝廷俯慙邊鄙然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  
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  
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切恐不改僭号意  
朝廷開許為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補元卒  
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為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  
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詐脫身切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



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為邊患以累世英雄之志而  
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  
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  
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  
橫山界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寇勉  
為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  
元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  
替号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徒兀卒之稱亦有  
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  
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  
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  
假於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才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

不能厭其心遂為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為千古之罪自  
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疆盛常有輕中  
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  
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之一也又諸處公  
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吳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通  
止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計  
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朝西帝之稱天  
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戍兵邊人負逼必逃益有  
所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  
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矣因中國豈  
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之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  
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跋石勒劉聰  
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



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非定  
川事後元昊有作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閑輔之言此其驗  
也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必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  
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為之官守或  
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  
之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英雄之資一旦僭逆  
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  
至上書朝廷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  
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便肯從元卒之稱皆陰謀也是  
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  
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來暴發則中國不能  
支格此大可防之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  
吐蕃回鶻托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

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  
以欺我兵而休息其衆人欲併力專志西吞唃囉等諸蕃  
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  
延州是本侵陷郡國之志今復疆威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  
年恩信所被一朝及側豈有發既叛之謀畜未挫之銳而能  
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之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  
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懂，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  
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為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詞  
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必却求釁興兵  
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  
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為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  
蠹害今既為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  
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



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之三也臣  
等欲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  
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  
國之法彼卑詞厚禮止是求元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  
事有可許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完城寨訓練軍  
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  
方可那減戎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士鬪覆朝廷不可休  
兵以啓不虞之慶如求割屬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  
割歸朝廷否况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  
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答  
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啣怨至深必  
恐道塗之中多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  
置權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已後罷修城寨

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戶多有讐怨常相侵害須籍城寨駐  
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  
應副即且款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  
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  
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  
升前敵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  
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完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  
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特重奇兵夜擊宜無  
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  
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  
使號令齊一陣位精熟又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  
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  
籍居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



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  
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  
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  
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  
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折元昊之  
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  
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寮不得  
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  
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為晚邪契丹聞國家深  
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  
等所以主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  
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我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  
久將不知兵；不習戰而致不利也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

非今之軍士不逮古者蓋太平忘戰之敝爾今邊臣中有心  
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  
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等  
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  
豈以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邪斯惑  
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  
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  
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况目即邊止城壘  
經今春修完漸以除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  
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  
減饋選之勞無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畏  
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筭  
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餼使三



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矣石之  
間蓋見西賊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  
亂為中國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  
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留堯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  
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  
下幸甚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吳賊差私署官入竟相  
次到闕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夷狄順命國家大  
臣至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北胡之  
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為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  
心臣伏此之為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  
以來五年之間三經大戰軍費將死財用空虛天下罄困  
於供給今乃因胡人一介之使馳其虜令遂使二國通好君  
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胡人一言解之若胡人又遣一介有

求於我以為其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家又有所惜必將  
與師責我謂之背惠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矧西戎自僭  
名號未嘗判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  
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  
甘言彼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虜未敢動也何以知之  
昨梁適使胡之時虜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若自言  
指呼之間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則是北  
胡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故臣謂今之  
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若便與西戎結盟  
則我之和好權在夷狄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北胡責我則二  
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  
令陷虜計必不得已而與貸財須作料錢公使名日便將靈  
監銀夏作兩鎮則賜與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



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  
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也  
惟陛下裁之 辛酉國子監言自今補說書官請以四人為  
定額及歲所試監生不合格且留聽讀三試不中者黜之仍  
謂立四門學士以庶人子弟為生員以廣招延之路並從之  
三月戊辰朔詔刑部大理寺以前後所斷獄及庭奪公事編  
為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呂夷簡再辭  
位 帝御延和殿召見救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元子與以  
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挾母拜 戊子罷相為司徒監修國  
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 附傳云夷簡再辭位富  
削去恐夷簡未必能 戶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  
薦弼也今從正傳  
加工部尚書樞密使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  
事兼樞密使 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判蔡州夏竦為戶

部尚書充樞密使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參  
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右諫議大夫樞密  
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拜據  
富弼命弼辭後辭免 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  
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戎狄屢警未  
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不何勸焉邈弼陽  
人也 癸巳侍御史魚周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  
為兵部員外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  
諫院周詢固辭之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  
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上  
遂欲更天下禁事故增諫官負首命素等為之 呂夷簡罷相  
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  
時擢執政范富攬一時名士晏殊外人籍言 皇子生將議  
殊傳脩乃殊所薦朱史誤矣時外人籍言 皇子生將議



大赦進拜群臣官及賞諸軍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  
要求縣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寬民力且將士久勞待賞  
而臣下乃坐饗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為國計也其議遂格  
於無皇子生而素附傳及王珪也今姑從之仍稍顛倒其  
年不諫官時載此未及實生女幼但不知是何月五年  
庶不才實是年所稱皇子當作皇女更須詳何宗慶  
四月中除王素歐陽僧初蔡余請為官風采領不天仁  
王德用進女事朕左右何如公進臣世舊豈從公不天  
笑曰朕已命朕宗子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處  
進女即命帝宮臣下不肯去既不棄臣言亦處也  
東門見其人帝泣下曰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處  
曰朕已命朕宗子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處  
宮中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  
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  
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  
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則未易禦也願朝

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  
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  
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  
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上察其意堅定  
特為改命焉是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  
候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  
非臣察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  
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夏四月  
已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偽  
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昨聞傳宣下  
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逐州通判就驛燕勞待之太  
過深恐其後難為處置失中國制御戎狄之術兼聞西使之  
來蓋因契丹所喻元昊既稟畏契丹則朝廷可且持重縱使



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乎初。若失宜後難救正。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厚既許其偽補之稱則元昊自謂得忠臣去年使契丹與館伴劇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遺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枉受前恥而不獲後効甚可惜也。今朝廷遇有許可所憂有二事若契丹請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於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若契丹謂元昊本稱臣於兩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稍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晧夕思之二者必將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却令齎回

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王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則縮十萬足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甲辰以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戢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臣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



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  
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群論皆願一名  
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  
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群眾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  
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  
例深不穩便此乃橫一所以見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  
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  
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惑  
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帶  
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此為例  
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  
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  
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

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  
乙巳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  
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  
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  
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  
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  
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成效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怠  
矣且言竦挾詐任教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  
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致政  
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  
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  
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  
靖入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



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御史  
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  
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此段當  
諫章疏一出其姓名乃善石介聖德詩云御史中丞  
御史平諫官蓋凡十一平也平疏尋以不救而竦正傳云  
從怪也沈邈傳拱辰引帝裾據劉擊所作獨能言狀已酉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襄為秘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  
陽脩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勸激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  
尋有是命已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  
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  
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  
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及用兵後歲出入則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  
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

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  
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  
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  
十五萬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  
出一千三百三萬又計京畿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八千九  
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  
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八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十六百一  
十七萬而奇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庚申  
鹽鐵判官司勲負外郎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  
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脩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  
罪以戒姦吏剝剝此據歐陽脩諫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  
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  
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又聞夷簡病時陞



下於禁中為之祈禳錫與至多者注無比臣竊謂兩府大臣  
輔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  
指點竊笑案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  
之初夷簡即為參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餘年所言之  
事陛下皆聽信而施行之固當敦風教正庶官鎮四夷安  
百姓而乃功業無聞但為私計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如曹修  
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或  
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权以逐忠賢以泄  
已怒殊不念虛受惡名立性不減欲大附已見為介特而自  
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汙之善人恥此往々退縮以避好  
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来人々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  
因循鬪葦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悉力護  
之使姦邪不敗浸成此風天下習以為俗以逐利為智能遠

勢為愚鈍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一息之施皆須出我門  
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與行之若不可  
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文武銓院冗官至多而  
曾不裁損其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菴之人曾經免罷責  
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錄貪廉混淆善惡無別自閑  
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  
帝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嗟怨嗷々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  
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賢充三司使副發運轉運  
使非其人但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歷總至數月即又遷移循  
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夷簡當國  
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  
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筭安在  
西師敗沒之後此虜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



閩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細字凌脅中國大為配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爾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墮墮如此今以疾歸尚貪叔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天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襄又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免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借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郵詳知本末致之密宥思有變更將以破賊之計爾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

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若謂閩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



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偽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  
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  
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  
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  
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是月  
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八十四之一





